

<<呐喊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呐喊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2237339

10位ISBN编号：7802237335

出版时间：2011-8

出版时间：中国三峡

作者：鲁迅

页数：15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前言

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，后来大半忘却了，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。所谓回忆者，虽说可以使人欢欣，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，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，又有什么意味呢，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，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现在便成了《呐喊》的来由。

我有四年多，曾经常常，——几乎是每天，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，年纪可是忘却了，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，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，在侮蔑里接了钱，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。

回家之后，又须忙别的事了，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，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：冬天的芦根，经霜三年的甘蔗，蟋蟀要原对的，结子的平地木，……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。

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

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，我以为在这途路中，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；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，仿佛是想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。

我的母亲没有法，办了八元的川资，说是由我的自便；然而伊哭了，这正是情理中的事，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，所谓学洋务，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，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，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，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。

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，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，在这学堂里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，算学，地理，历史，绘图和体操。

生理学并不教，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《全体新论》和《化学卫生论》之类了。

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，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，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，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；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，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。

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，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。

我的梦很美满，预备毕业回来，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，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，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。

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，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，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，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，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，而时间还没有到，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，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。

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，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，我在这一个讲堂中，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。

有一回，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，一个绑在中间，许多站在左右，一样是强壮的体格，而显出麻木的神情。

据解说，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，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，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。

这一学年没有完毕，我已经到了东京了，因为从那一回以后，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

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，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，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。

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，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；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，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，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，商量之后，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，名目是取“新的生命”的意思，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，所以只谓之《新生》。

《新生》的出版之期接近了，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，接着又逃走了资本，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。

创始时候既已背时，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，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，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《新生》的结局。

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，是自此以后的事。

<<呐喊>>

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；后来想，凡有一人的主张，得了赞和，是促其前进的，得了反对，是促其奋斗的，独有叫喊于生人中，而生人并无反应，既非赞同，也无反对，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，无可措手的了，这是怎样的悲哀呵，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。

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，如大毒蛇，缠住了我的灵魂了。

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，却也并不愤懑，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，看见自己了：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。

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，因为这于我太痛苦。

我于是用了种种法，来麻醉自己的灵魂，使我沉入于国民中，使我回到古代去，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，都为我所不愿追怀，甘心使他们的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，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，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。

S会馆里有三间屋，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，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，而这屋还没有人住；许多年，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。

客中少有人来，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，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，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。

夏夜，蚊子多了，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，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，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。

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，脱下长衫，对面坐下了，因为怕狗，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。

“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？”

“有一夜，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，发了研究的质问了。”

“没有什么用。”

“那么，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没有什么意思。”

“我想，你可以做点文章……”我懂得他的意思了，他们正办《新青年》，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，我想，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，但是说：“假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，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，不久都要闷死了，然而从昏睡入死灭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”

现在你大嚷起来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？”

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”

是的，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，然而说到希望，却是不能抹杀的，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，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，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，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，这便是最初的一篇《狂人日记》。

从此以后，便一发而不可收，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，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，积久就有了十余篇。

在我自己，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，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，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，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，使他不惮于前驱。

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，是可憎或是可笑，那倒是不暇顾及的；但既然是呐喊，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，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，在《药》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，在《明天》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，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。

至于自己，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，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。

这样说来，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，也就可想而知了，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，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，无论如何总不能说是一件侥幸的事，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，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，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。

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，而且付印了，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，便称之为《呐喊》。

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，鲁迅记于北京。

<<呐喊>>

<<呐喊>>

内容概要

《青少年课外精品读物：呐喊》收录了：鲁迅先生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15部小说。后来作者抽出去一部历史小说《不周山》（后更名为《铸剑》），遂成现在的14部。

《青少年课外精品读物：呐喊》中收入的这些小说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至“五四”运动时期的社会生活。

例如《狂人日记》这篇文章，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，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。

本篇塑造了一个反封建战士“狂人”的形象。

作者通过狂人的叙述，揭露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，实质上是一部吃人的历史。

《阿Q正传》这篇文章则深刻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面貌，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，而革命的主要力量应该是农民，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启蒙，打碎农民精神上的枷锁，才能使他们真正地走向反抗和斗争的道路。

作者简介

鲁迅（1881-1936），原名周树人，浙江绍兴人。

“鲁迅”是他发表《狂人日记》时使用的笔名。

鲁迅1898年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，次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，在那里初步接受了进化论思想。

1902年赴日留学，先入东京弘文学院，大量阅读西方近代科学、哲学和文学书籍，并开始写科学论文。

1904年他入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，不久弃医从文。

1906年回到东京，翻译、介绍俄国、东欧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。

并与周作人合作，翻译出版了《域外小说集》，写了《人的历史》、《科学史教篇》、《文化偏至论》、《摩罗诗力说》等。

1909年回国，先后在杭州、绍兴任教。

辛亥革命爆发时，积极组织宣传活动。

1912年到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。

1918年5月，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

1920-1926年，先后在北京大学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；1926年赴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；1927年到广州中山大学，任文科主任和教务长，10月，赴上海，开始了更加光辉的战斗历程，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。

书籍目录

自序故乡社戏风波狂人日记端午节药明天白光孔乙己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兔和猫鸭的喜剧一件小事

<<呐喊>>

章节摘录

我冒了严寒，回到相隔二千余里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。

时候既然是深冬；渐近故乡时，天气又阴晦了，冷风吹进船舱中，呜呜的响，从篷隙向外一望，苍黄的天底下，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，没有一些活气。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。

阿！

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？

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。

我的故乡好得多了。

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，说出他的佳处来，却又没有影像，没有言辞了。

仿佛也就如此。

于是我自己解释说：故乡本也如此，——虽然没有进步，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，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，因为我这次回乡，本没有什么好心绪。

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。

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，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，交屋的期限，只在本年，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，永别了熟识的老屋，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，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。

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。

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，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。

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，所以很寂静。

我到了自家的房外，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，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。

我的母亲很高兴，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，教我坐下，歇息，喝茶，且不谈搬家的事。

宏儿没有见过我，远远的对面站着只是看。

但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。

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了，又买了几件家具，此外须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，再去增添。

母亲也说好，而且行李也略已齐集，木器不便搬运的，也小半卖去了，只是收不起钱来。

“你休息一两天，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，我们便可以走了。”

母亲说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还有闰土，他每到我家来时，总问起你，很想见你一回面。”

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，他也许就要来了。

这时候，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：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，下面是海边的沙地，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，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，项带银圈，手捏一柄钢叉，向一匹獾尽力的刺去，那獾却将身一扭，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。

这少年便是闰土。

我认识他时，也不过十多岁，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；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，家景也好，我正是一个少爷。

那一年，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。

这祭祀，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，所以很郑重；正月里供祖像，供品很多，祭器很讲究，拜的人也很多，祭器也很要防偷去。

我家只有一个忙月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：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工；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；自己也种地，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人家做工的称忙月），忙不过来，他便对父亲说，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。

我的父亲允许了；我也很高兴，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，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，闰月生的，五行缺土，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。

他是能装弮捉小鸟雀的。

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，新年到，闰土也就到了。

<<呐喊>>

好容易到了年末，有一日，母亲告诉我，闰土来了，我便飞跑的去看。

他正在厨房里，紫色的圆脸，头戴一顶小毡帽，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，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，怕他死去，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，用圈子将他套住了。

他见人很怕羞，只是不怕我，没有旁人的时候，便和我说话，于是不到半日，我们便熟识了。

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，只记得闰土很高兴，说是上城之后，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。

第二日，我便要他捕鸟。

他说：“这不能。

须大雪下了才好。

我们沙地上，下了雪，我扫出一块空地来，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，撒下秕谷，看鸟雀来吃时，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，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。

什么都有：稻鸡，角鸡，鸪鹑，蓝背……”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。

闰土又对我说：“现在太冷，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。

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，红的绿的都有，鬼见怕也有，观音手也有。

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，你也去。

”“管贼么？”

”“不是。

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，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。

要管的是獾猪，刺猬，獾。

月亮底下，你听，啦啦的响了，獾在咬瓜了。

你便捏了胡叉，轻轻地走去……”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獾的是怎么一件东西——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——只是无端的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。

“他不咬人么？”

”“有胡叉呢。

走到了，看见獾了，你便刺。

这畜生很伶俐，倒向你奔来，反从胯下窜了。

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……”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：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；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，我先前单知道他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。

“我们沙地里，潮汛要来的时候，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，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……”阿！

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，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。

他们不知道一些事，闰土在海边时，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。

可惜正月过去了，闰土须回家里去，我急得大哭，他也躲到厨房里，哭着不肯出门，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。

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，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，但从此没有再见面。

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，我这儿时的记忆，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，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。

我应声说：“这好极！”

他，——怎样？”

……”“他？”

……他景况也很不如意……”母亲说着，便向房外看，“这些人又来了。

说是买木器，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，我得去看看。

”母亲站起身，出去了。

门外有几个女人的声音。

我便招宏儿走近面前，和他闲话：问他可会写字，可愿意出门。

“我们坐火车去么？”

”“我们坐火车去。

”“船呢？”

<<呐喊>>

” “先坐船，……” “哈！

这模样了！

胡子这么长了！

”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。

我吃了一吓，赶忙抬起头，却见一个凸颧骨，薄嘴唇，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，两手搭在髀间，没有系裙，张着两脚，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。

我愕然了。

“不认识了么？

我还抱过你咧！

”我愈加愕然了。

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，从旁说：“他多年出门，统忘却了。

……

<<呐喊>>

编辑推荐

《青少年课外精品读物：呐喊》揭示了当时国内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，以及作者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的深刻剖析和彻底否定，表现出作者对民族存亡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。

作者用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，愤怒而又带有鼓励的语气，激励着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人。用指责和批判的语言，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，表现了作者急切地希望沉睡中的中国，早日苏醒、重整我中华雄威的焦急心理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